

## 走三桥，祈安康

范小青

走三桥，祈安康，是苏州人过元宵节的重头戏。元宵是个热闹的节日，是充满希望的日子。关于新的一年一切美好的愿望，都渗透进那些浓墨重彩的仪式中，铺陈开来。

所以，元宵节的戏码可谓是精彩纷呈，到处张灯结彩。早在千百年前，人们就开创了闹元宵的“闹”。“火树银花触目红，揭天鼓吹闹春风”“游人踏尽桥头月，月在栏干更皎然”，灯会、游园、花市、夜市，表演、猜灯谜、品元宵……所有活动，无一不是置于百姓的生活烟火之中。大街小巷，桥头河浜，有人的地方，就有节日的声音和味道。

因为热闹，大多时候都是人山人海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安静一点的、个人化一些的仪式，比如走三桥。安安静静地去往某一座古镇，挑一个河街交织的角落，两个人相伴着，牵手而行，一起走桥去，也可以结伴而行。这就是苏州地区流传了很久的元宵节走三桥。清代《清嘉录》中有记载：元宵，妇女相率宵行，以却疾病，必历三桥而止，谓之“走三桥”。

“三桥”是哪三桥？寄托中，是吉祥、富贵、健康。现实中，苏州城乡处处有三桥。同里镇的太平桥、吉利桥、长庆桥，周庄镇的双桥、富安桥、太平桥，苏州市区古胥门地段的万年桥、吉庆桥、开远桥，山塘街则有斟酌桥、望山桥、绣花桥……瞧这些桥名，是多么吉利喜庆，和“元宵”两个字又是多么吻合，它们古意盎然又生动鲜活，就在我们身边。

同里镇的三桥，我年轻的时候就走过。那时候我插队在同里附近的农村，上街赶集，都到同里。站在同里的桥上，生活的流水从脚下淌过，带着我的思绪和希望。许多年后，我又回同里，几乎每一次都会走桥。同里是水乡小镇，到处有桥，没有桥，就没有路。

苏州城内古胥门地段的三桥，都是运河上的桥，架设在苏州古运河环古城河上。近16公里的环古城河健身步道围绕苏州古城，串连了多个城门、公园和历史文化遗迹，与多座桥梁相连。桥与河，共同建筑起古城的天然屏障，呈现着古城历史的画面。

也不妨在元宵这一天，到苏州山塘街走一走三桥。山塘街的走三桥，近年更是传承活化起来。平日就很拥挤的七里山塘，到了元宵这一日，这一夜，那情那景是可想而知了。你会看到穿汉服的女孩子，角色扮演的年轻人，还有着大红棉袄的老奶奶。恍惚中，你以为穿越了，到了古代，到了未来——无论到哪里，喜庆和希望都跟着你，与你在一起。你和大家一起走过三桥，用脚步丈量着平安幸福。

元宵的夜晚，就是如此的温润，如此的美好。元宵节的桥，和平常日子里的桥，也许并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但是在元宵节这一天，人们心头更多地涌出向往的情感和追求的梦想，带着情感，带着梦想，踏上那一座座桥，开启生活新的一页。这日子连接着旧与新，连接着付出和收获，连接着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

曾经的苏州，是小桥流水人家，“绿浪东西南北水，红栏三百九十桥”。今天的苏州，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桥，时时处处可以走三桥。

具体的三桥和象征的三桥，有形的三桥和无形的三桥，脚下的三桥和心中的三桥，节日的三桥和平常日子里的三桥，无不是老百姓通往幸福生活的桥梁。



▲新年画《选花灯》，作者刘云勉。

## 大地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：周舒艺
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过年，是一定要回长汀的。城里的年是规整的章回小说，老家的年，却是锣鼓喧天的野台戏。元宵正是这出戏中浓墨重彩的一折。

从汀州古城出发，沿汀江往下走，水脉蜿蜒，山影重重。江面渐阔处，便是美溪村。乡下仍是柴灶，炊烟四起，年味还未散尽，元宵的气息，已漫过家家门楣。

村里的“添丁豆腐宴”，传了百余年。如今席面丰盛，豆腐仍是不变的主角。客家俗语说：“蒸玉磨豆腐，无人敢称师傅。”村村有作坊，家家都会做。祠堂前几口大铁锅咕嘟着，炖肉香混着炸豆腐的焦香，漫得半个村都是暖的。老人家看院里头跑闹的孩子们，眼角的纹路都舒展开了，是“白首儿孙各满前”的满足。主厨的叔公从灶屋探出身，见我持小酒杯，连连摆手：“换大杯！元宵喝这点，舌头都没浸润，小气了！”只得依他，换大杯，酒液晃着午后的天光。仰头一饮，一条热辣辣、坦荡荡的路，便从喉头烧到心底。

宴席烟火未散，濯田镇的锣鼓隐隐传来，孩子们呼啦啦全涌去看“游霸王”。霸王，自是那“力拔山兮”的楚霸王。我常思付，这位乌江畔的末路英雄，如何渡越千里烟波，到这汀江边的客家小镇，成了护佑一方的神明？乡里的传说是，昔年乡人赶牛，遇洪水向天许愿，牛群得救后塑神像，梦里又得老者点拨，须照项羽模样造像，于是，

元宵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，也是年的延续。正月十五闹元宵，一个“闹”字，道出了元宵节的无尽欢乐。从品元宵、赏花灯到“走三桥”、“游霸王”、抢火球，祖国大江南北闹元宵风俗异彩纷呈。人们把热闹满满注入其中，更把对吉祥安康、美好生活的祈愿，深深地寄托在这一节日里。

——编者

在西北农村，正月十五的重头戏是乡村社火。村里若有要耍社火的，从正月便排练起来。距离我们村十几里远的滩子村几乎每年都有社火表演，十里八乡的人会赶去看。刚吃过早饭，通往滩子村的路上便有不少人，人们裹着新棉袄，呵出的白气在冷风里消散。到了滩子村，人群已把社火场地围得水泄不通，小孩则爬上树或是站在附近的干草堆上看。社火队来了，人群涌动起来。道路边还有小贩兜售炒瓜子、糖豆，那时我攥着过年攒下的压岁钱，犹豫半天才花一毛钱买把瓜子。

像踩高跷那样的大社火，在我们背靠秦岭的偏僻原上是不可能有的，只在五丈原公社的街道集市上才会有，也只是偶尔才闹一次。我和小伙伴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寻着去看。来回二十几里地，返回时又累又饿，发誓以后再也不去凑这个热闹了，可到了下一年的正月十五，依然还会去。七八岁时，家族里有个在外工作的人，

正月十五习惯说“闹元宵”，我的感觉中，与《绣金匾》那首歌的风靡不无关联。记得那时候电视还不普及，“正月里闹元宵，金匾绣开了”，我在村委会的电视里第一次听到。这首民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陕北传唱，名叫《十绣金匾》，歌颂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。后来一改再改，变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样子，被郭兰英唱得家喻户晓。

元宵是北方的叫法，南方叫汤圆、浮圆子或水圆。我从前没见过产糯米的植物长什么样子。有一次去安徽，宾馆附近有农田，我下到田里跟老乡打探，这是大米还是糯米？印象中似乎与水稻没啥区别。这让我有点失望。大米不稀奇，但糯米和糯米面我小时候都没见过，元宵更是稀罕物。

元宵要“摇”，汤圆要“包”，弄清楚了这一点，我自认长了点见识。我家第一次“摇元宵”是上世纪70年代末，父亲用筛子摇元宵的场景历历在目。那馅儿是一点红糖和芝麻，元宵个个摇得就像只小鸡蛋，一口咬不透。不是舍不得馅料，是父亲的手艺欠佳。那元宵粗糙的表面坑坑洼洼，但也够让人高兴的。不管外形怎样，口感不差。要不是父亲在外走南闯北见过世面，哪里想到做这劳什子呢。

直觉告诉我，元宵会不会是南方人的发明？精巧、圆润、饱满，排列在一起极具观赏性。我家乡长一种黏高粱。把它用碾子磨成面，是我童年顽固的记忆，沿磨道转圈不知要转几百几千。这种黏面做成黏饽饽，像窝头一样是宝塔形。面是紫红色，里面包裹着豆沙馅，也是紫红色，表里如一。凉时像石头那样硬，热透了就又黏又糯。我一直奇怪怎么没人用它做元宵，应该也很好吃。窝窝头那样的大

## 汀水长灯映元宵

谢有顺

这带着“渔樵耕读”气的英雄，便在此安家了。

仪式是隆重的。华盖、笙旗、香炉、鸾驾，一应俱全。赤膊的汉子们筋力俱张，肩扛霸王像，所到之处，鞭炮从街这头炸到那头，不肯歇气。家家户户候在门前，奉香，祈祷，将红包恭敬地系在神像身上。那红包层层叠叠，暖融融地覆在神像上，人间的愿心，一点点熨热了木石的庄严。我挤在人群里，看那一张张被香火映亮的脸，虔诚里透着欢喜。此刻，神明不再是渺远的威严，倒像一位亲厚的大族长，被儿孙们簇拥着，巡视他丰饶的田地。人与神的界限，在这硝烟与欢呼里，变得模糊而温热。

若说“游霸王”是端肃的雅乐，那么四都渔溪的“打石佛”，便是一阙充满原始生命力的欢歌。名字乍听吓人，“佛”怎能打？其实那“石佛”，是块磨榫得乌亮的河石，端坐木轿中。只见四个赤膊后生抬着轿子，吼着冲进刺骨的河水，拼命地往对岸抢渡；岸上的汉子举着缠布长竹竿，结阵顶住。一冲一挡，一进一退，原始的角力把号子、喝彩等拧成一股粗野欢腾的旋风。泥浆溅得满天飞，有人滑倒了，滚一身污泥，爬起



正月十五那天叫来一辆解放牌卡车，说是拉着大家去县城看社火。我们赶紧爬上车。汽车速度快，我努力蜷紧身子，寒冷仍像无数把刀剑在身体里乱舞。到了北原上的岐山县城，好多伙伴快冻僵了，却没一个人哭闹，因为他们像我一样，是第一次到县

## 正月十五闹社火

温亚军

城，激动和兴奋盖过了一切。由于来得晚，街道边已堆起了人墙，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形，我们只好跟在同村几个大人身后，一会儿往左，一会儿往右，跑得满头大汗，终于在一个社火经过的街头找到了人少的位

置。还没站稳，前面已经闹腾起来，一通巨大的炮声之后，社火队从街角转过来了。大社火中锣鼓必不可少，一排鼓队，一排铜锣，咚咚锵锵敲起来，虽不太齐整，却凑足了气氛。各式古典人物造型从人堆里钻了出来，关公、孙悟空、猪八戒或围观的人们做出吓唬的动作，吓得我们纷纷后退。最惹眼的在后面：踩在大人肩膀、头顶的哪吒和送福童子，不见他们有何依靠，悬空摇摇欲坠，却一脸洋洋得意，吸足了围观者的目光，还有叫好声。最后面的是高跷队，出来后竟然摔倒了，众人哄地笑起来，踩高跷的人也不恼，爬起来继续往前走，我却很奇怪，高跷那么高，他是怎么爬起来的？

平生第一次去县城，却没记住县城是什么样子，只记住了那次的社火场面。县城里的社火，胜过一切乡村的小闹腾。至今离开家乡已40多年，如今的闹元宵，形式和花样更加多样，每到此时，我总会想起记忆里的那些场景。

电灯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把属于自己的属相灯点亮。这些灯要点一宿，一直到正月十六。烛光跃动间，守望平安顺遂，家族绵延兴旺。据说这种习俗是明末清初流民间关东时从山东带过来的，传承到现在，成了庄河一带独特的风俗。红彤彤的属相灯，是元宵节亮丽的风景。

物资匮乏的年月，人们总有法子给自己寻开心。抢火球就在我家乡那一带盛行。年轻人相约着抢火球，把火球抢得璀璨耀眼，不只是显手上功夫，也是对未来生活的祝愿和祈盼。新的一年像火球一样红红火火，是多少人的盼望啊！火球不单大人们抢，小孩子也抢。

大火有法子找到好的道具，有生产队的仓库做后盾，那里简直就是百宝箱。小孩子就惨了，为了得到一个炊帚疙瘩要煞费苦心，使出浑身解数。过了腊月二十三，家家都忙于过年的准备了。青石碾子一天到晚叫个不停。我们守住碾盘，就是希望“捡”到谁家不小心留下的笤帚或炊帚，上学放学都要到这里逛逛摸一下。虽然十有八九会落空，但乐此不疲。除了蹲守碾盘子，还有人往生产队的饲养场跑。胆大的潜伏到队部饲养大牲畜的地方，查看饲养员有没有把炊帚疙瘩遗失在牲口槽子里。牲口槽子都是花岗岩凿出来的，像一条小水渠。牲口吃东西时挑挑拣拣，把不爱吃的拱到一边。那年月饲料名贵，用小炊帚把渠沟或渠背的东西归拢到一处。女孩子胆小，一趟一趟往猪圈

来抹把脸，白牙亮晃晃的，转身又大笑加入队伍。同来的摄影朋友，背包被竹竿扫落泥中，一只鞋也不知去向，却浑然不顾，单脚跳着，镜头依然紧紧地对准那片沸腾的泥浪。这热闹是泼辣的、生猛的，让人恍见先民在这片土地上胼手胝足的身影。久居书斋的人站在这儿，只觉得脚底的泥土是活的，有什么东西醒了过来，突突地跳着。

带着一身泥腥气回到县城，又是另一番天地。如今的长汀，是灯火如昼的网红古城，城墙巍巍，店头街、南大街游人摩肩接踵。牵着女儿的小手汇入观灯人潮。她指着一盏巨大的刻纸龙灯问：“爸爸，光是怎么住进龙肚子里的？”我尚未想好如何向她解释这古老的光影魔法，她已挣开手，举着刚猜中的灯谜——“一家十一口，打一字”，像只快活的小鹿，奔向兑奖处。谜底是个“吉”字。是啊，吉祥。这万千的灯火，震耳的锣鼓，杯盏的深情，所求的，也不过是江边人家门楣上，那个朴朴素素、传了千年的“吉”字罢了。

夜深了些，独自踱上古城墙。风从汀水上上来，软软的，捎着远处零落的锣鼓余音，和江流的潺潺响在一处。对岸的灯影，一片一片，映在墨色的江心，漾漾的，碎碎的，一直向南流淌。元宵的灯火会熄，但春天，已经真真切切地，在这汀水与长灯的喧闹里，在家乡的筋骨血脉中，苏醒了。

万家灯火春风陌，十里绮罗明月天。元宵节属于广义春节的组成部分，曾经是极为热闹的传统国风式狂欢节。

除夕辞旧迎新，大年初一万象更新，经过阖家团圆、祭祀祖先、拜望长辈、走亲访友等一系列礼仪礼往來活动后，正月十五的元宵是春节最后的华章。

这一天，天官赐福，火树银花，人们走上街头观灯、赏花、品月。明月春风之夜，月下灯，灯下人，楼头的歌舞，心中的春意，想想都是一番胜景。我在很多诗词中都读到过这样的场景：春风浩荡，花灯璀璨，“红紫紫殿光辉满，还照山河大地明”；街巷如同白昼，车水马龙欢游无尽，“星架实灯连九市，水流香毂渡千门”；游人熙熙攘攘，午夜过后依然不愿意离去，“月华西转星河湾，犹有香车取次行”。不过，这些文化记忆，在我个人的经验中是没有的。童年的乡下，有踩高跷、跑旱船、民间班子唱庐剧的热闹场面，但也只是在丰年偶一为之。

“过了三天年，人人不得闲。老头拾牛粪，老妈纺棉线。”这是江淮之间的民间打油诗。北方也有类似的俗语。对于乡野大泽的老百姓来说，迫切的生计摆在眼前，没有那么多闲暇余裕去消遣。但是，元宵节依然是要过的，家乡的习俗是“早过十五晚过年”。正月十五的早晨，家里做一桌丰盛的早餐，倒不一定要有汤圆，那是除夕早晨吃的，可能各地的习俗有差异。

我能想起来的元宵节几乎都是这样过的。大清早母亲摆满一桌子菜，一家人吃完，我和弟弟就背上包出发去一个小镇赶车，到几十里外的学校报到——一般学校都是正月十六开学。班车6点就出发了，所以早饭就吃得特别早。天还没有亮，灯下围着热气腾腾的一桌菜，别有一番温馨。出门的时候，天上的北极星还亮着。

北极星是众星之首，又名太一。在古人的观念中，太一神主管着对农业丰收至关重要的风雨水旱，以及同生活安定密切相关的兵戈、饥馑和疾疫。元宵节的来历有一种说法就是祭祀太一星宿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庄稼丰收和生殖繁衍。张灯结彩的习俗就同此信仰有关。灯即星星的象喻，也是人丁兴旺的象征，吃的元宵也是星星的象征物。

祭星的信仰早已衰微，风俗蔓延流转，逐渐被人忘却了原初的内涵。就我而言，走在去往小镇的土路上，元宵节跟元宵无关，跟千门灯火、笙歌声沸也无关，伴随着的是一路星辰。

岁月悄然播迁，孩子逐渐长大。少年的一腔热忱，后来也遭遇过困惑、挫折乃至苦楚。有一年春节因为遭遇一些事情，心情郁闷，我没有回家，一个人窝在珠海凤凰山的一个角落写东西。等闭关出来，已经快到元宵节了。有位在韶关工作的师兄约我去他家过节。晚上我们在宾馆促膝夜谈。两个渐近中年的男人决定出门走走。走在街上也无话，不记得有月亮，留下的记忆是“悄立市桥人不识，一星如月看多时”的况味。

有许多人生滋味，非亲历而不能体会。少年心思坦然，只晓得过节能有美食大餐，可以玩耍嬉戏，没有多少烦恼，一心只想住前美庐。到了一定年龄，方能体会葛天民那两首跟元宵节有关的诗——“佳节无如元夕盛，老怀不似少年豪”的感慨，以及“元宵有月更无愁，已是新年第一筹”的不易和悠游。

元宵一晚的火树银花、曼衍鱼龙，寄托着整年圆满吉祥与和气皆欢的希冀。好在大星如斗，耿耿不灭，月光无私，遍被四野。星光下的少年只管勉力做好自己，终究会迎来另一个花灯耀耀、山河春醒的佳节。前年元宵节，北京后海荷花市场，沿路搭了一条蜿蜒向前的灯笼。我心血来潮带家人去看。从龙尾走到龙头，尽管冷风袭人，心里还是涌动着说不出的兴奋。大约是完成了一个夙愿，元宵节不再是凌晨时候的寒星，而是体会到那种“风光次第杏花前，上元别是佳游节”的感觉，就像一首歌曲唱的：“繁星闪闪啊，闪耀在人间。月光它照人眼，照亮远方的群山。一路奔波向前，破晓光芒多耀眼……熬过岁月的冷眼，前路终璀璨。”元宵之夜，愿所有人都万象升平，前路璀璨。

跑。喂猪的爷爷已经很老了，老了的标志，就是有时会秃了毛的炊帚疙瘩落在猪食槽子里。看到孩子们欣喜若狂地把炊帚疙瘩捡走，爷爷会高兴地骂一句“鬼崽子”。

那些炊帚都是高粱苗用铁丝绑成的。因为使用得久，有苗的一边已经被磨秃了，所以才叫它炊帚疙瘩。那种炊帚其实家家灶台上都有，刷锅用的。可孩子们更愿意到外面去“捡”。家里的东西再烂也是宝贝，谁都不会舍得往外拿。

每年正月十五晚上，大人小孩会去村后河套地里，堤上堤下都是人。堤下的抢火球，堤上的看风景。高粱苗点燃以后，碎星星一样挤眼睛，不生明火。一端拴上绳子，扬起手臂朝空中抡，火星遇到空气哗哗剥剥作响。圆的直径与绳子长短有关，也与风力大小有关。一河滩的火球把半个天空都照亮了，既好看又好玩。

这样的场面年年上演。我其实年年都落荒。火球总也不能在我的手上抡成形，因为手臂少了力道，也因为胆子小，总怕火星落到自己身上。兴致勃勃地下到河套地里，却又灰头土脸地爬上岸堤。于是寄希望于下一年，可下一年仍然没长力气。点燃的炊帚只有在剧烈的抡动中借助风的力量才能产生火星。这玩法真有天造地设的成分，不知是谁发明的。后来我就老老实实地坐大堤上当看客。当看客也很好。天很黑，星星很亮，火球上遗落的“星星”比天上的星星还璀璨。人在火影之中摇动，看上去就像在看电影一样。

抢火球的风俗早没了踪影。站在家乡的河堤上，河套地里长满了白杨树，但那些飞火流星还在岁月的轨道里逶迤，在寒冷中回漾出温暖。

## 大星如月

刘大光